

— [散文苑] —

自1997年外出谋生以来,二十多年间我只因疫情没有回老家过春节。虽自嘲是“江湖中人”,常把“此心安处是吾家”挂在嘴边,可每到过年就归心似箭。记得2008年大雪灾时,我和朋友从无锡开车回家过年,一路遇到好几次险情,到家却只字不提,一样快乐过年。

有时我就反思,我们这样执着地回家过年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有几家亲戚要走,或是几杯酒要喝?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认为原因是刻在骨子里的春节文化,对春节文化图腾般的认同,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没有比春节更重要更神圣的节日了!这里面包含着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习俗:敬祖宗、年夜饭、贴春联、守岁……

在春节这些习俗中,父亲对贴春联特别虔诚与执着,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铁粉”。记忆中我们家过年,父亲贴春联是一件大事。小时候每到春节,父亲都要买好红纸,把自己想好的春联用钢笔写好,让我送到上街请二伯书写。到大年三十晚上吃完团年饭,带着我们贴春联,贴完了春联晚上十二点就放鞭炮“关财门”,这套流程完成之后当晚是不能再开大门,以免漏了“财气”。

父亲的春联都是自己撰联,内容多与当下时代相关。正月初一清早,亲朋好友来我家拜年,都会先在门口读父亲的春联。这时,父亲总是惬意地站在门边解释春联的意思,成就感满满。这也是唯一能证明这个每天在生产队挑粪桶

父亲与春联

■ 胡映冰

的老人曾经还是个文化人的时刻。

父亲写的春联有些内容我还依稀记得,都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素材。有一年我们白岭老街进行整修,这年的春联是这样写的:“金峰嵯峨露新色,白岭规划入宏图。”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家对面的金峰山还可以入联入诗,与我们司空见惯甚至有点土气的“白岭”还对得很好。

还有一年春节父亲实在太忙,腊月二十九才从工地上回来,春联内容也还没有写好。父亲对我说,今年我们就用你全丰姑公戴平老师的旧联,你送到二伯那边去写,说完就找来笔写了两行字:“千四化闻鸡声起舞,耕五谷听鸟鸣报春。”原来父亲平时看到人家的好春联都用心记着,那时正是提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年代,父亲说这联“四化”“五谷”对得工整,又给我讲了东晋的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说人生只有努力学好本领,等待时机,才会有机会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后来这个春天,我与同学每天大清早就到后山竹林里对照着一本《武林》杂志练少林拳,也算是“闻鸡起舞”了一回。只可惜后来我们没能像祖逖一样“中流击水”大展身手。

父亲对写春联有点执着,就是在缺衣少食的年代也坚持写。有一年过春节,家里实在是紧张,甚至连红纸都买不起了。大年三十父亲家用红粉浆在门框上写“莫放春秋佳节过,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春联。

父亲总是这样乐观,就是在最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父亲也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保持着自己对春节的理解和仪式:敬祖宗、吃年夜饭、贴春联、关财门、守岁……这种执着不仅是一种仪式感,更是文化的传承,刻在文化基因上的“线粒体”。我曾看到国外一本书上写到一个落魄的贵族家里仅剩一片面包,夫妻两个人还铺好餐巾刀叉共同分享的故事,有时就是一种乐观精神支撑着的信念和执着。

父亲2017年辞世后,我也坚持每年都写春联过年。2020年由于疫情没有回修水老家过年,第一次在外面过春节,临近春节思乡之情愈切,没有亲戚可走,没有敬祖宗、关财门、守岁。大年三十那天早上,爱人梦见已去世多年的老丈人提着腊肉来我们家过年,在梦中哭醒了。

一家人无心做饭,无所适从,突然我想到还没有贴春联。于是我拟了一联,托游亮明大哥书写,抒发一下当时心境,上联:春到江南花时早;下联:岁近除夕故乡遥,横批:处处皆春。内容撰得勉强对上,但游大哥的字写得精神,聊以慰藉这个远离故乡的春节,心情一下好多了。

现在我们贴春联过年只是过年习俗中的一个小环节,但父亲却通过贴春联给我传递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让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不失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也成了父亲留给我的的一笔精神财富。

城市的坐标

■ 沈师

冬季是枯水的季节。低洼的湖滩上,生长着一簇簇、一团团的野花,有的看上去已经枯涩,却仍然保持生命原有的姿态。有的花儿虽然十分渺小,看似弱不禁风,但立于风中摇曳,不屈不挠。还有的花朵叶子全无,只有花心蕊间尚存星星点点的绿……我沿着湖畔寻觅,寒风吹得我头发凌乱,衣角掀起,似乎要席卷我身上全部的热量。脚下,芦花飘絮,起伏连绵。湖滩上,裸露的蚌壳横七竖八,在光照下不时闪烁亮彩。湖水一波又一波涌动,亲吻着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在凛冽与萧瑟的缝隙里,执着传递一缕春意的信息。

望着眼前这一朵朵微花,仿佛他们正同冬日悠然谈论着重生的荣耀。沉默的冬天不过是春天的一场酝酿。这一抹花色,是寒冬里最动人的风景线。片片残叶凋谢在刺骨的嗖嗖冷风中,枯萎的花蕊不甘落寞,用纯朴的花语传递浪漫的故事,叙述的节奏,宛如缠绵的小提琴声,弥漫着岁月流转的颤音,丝丝入扣,在与冬的结句,与春的渴盼中,完成灵魂的洗礼。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冰点世界里绽放的不仅是花,更是美好的热切希望。

傍晚,暮色四合。走在湖滩深处,仰望天空。夕阳的余辉五彩缤纷。淡红色的云絮宛若水袖映衬着浅蓝色的云裳,悠扬舒展,一路曼妙,向西边天角缓步飘移,渐渐地没人山体、楼宇和树梢身后。昼与夜,就这样在挥手之间实现华丽转身。这时,路灯已经点亮,华灯初上,一排排、一盞盞,闪烁迷人的光波。瞬间,我的眼睛被天地间的光影所吸引,心也被融化了。路上的灯光与天上的晚霞遥相呼应,光彩照人,深情相望,临去秋波那一转,便彼此成就,天长地久。每每重逢,温存道别,遥寄问候。一个白天收官,一个夜晚开启,这份牵挂和默契,值守和信用,传承与赓续,于平凡的日夜转换中,庄重而浪漫,造就硬核模式。这个时分,我见证了坚韧又伟大的生命的力量,我们共同走过时光的一刹那,守望初心亘古不变的诺言,化作天上的星辰,地上的路灯,繁星点点,一起走进寻常人家的平凡生活,点亮夜色,温暖相伴。

一座城市的生机与魅力,在穿越数千年历史红尘之后,仍能面带微笑,充满自信与从容,款款地向我们走来,走向未来,大都拥有丰厚的文脉。透过历史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节点,参阅一件件触手可及的事物,逼真再现了行走的时光,清晰听见遥远脚步声的回响。栩栩如生的人物命运,风雨如磐的家国情怀。历史的进程既有宏大叙事,又有细致而深刻的感染力。城市的轮廓,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边缘,同样呈现出这座城市不凡的文化遗产,及其内核竞争力。江城九江,灌筑筑城,周瑜点将,宋江浔阳楼题诗,太平天国大战浔阳,一桥飞架南北,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这些构成了一幅幅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画卷,令人叹为观止,又令人感慨万千。

一曲《琵琶行》,我在这里等你来。一曲琵琶抚弹,激活一江春水,浪击脉动共鸣。千年白鹿洞书院,鹿鸣悠悠,琅琅书声伴随枕流溪泉,经年不息流淌。匡庐云雾,鄱湖扬帆。历经风风雨雨而倒然不倒的城市,弥足坚强和珍贵,这座城市坍塌不倒的更是一种精神底气。这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人们的精神坐标。

不由地联想起那次我在海边观赏落日晚霞的情景。夕阳西下,露出温柔的微笑,晚霞四射,仿佛伸出无数双温柔的手,动情地抚摸海面,温存地亲吻海水。刹那间,海面像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釉,闪烁着金灿灿的色彩,热烈而鲜明,深沉而庄重。光影交织,尽显迷人风光,弥漫着浓郁的浪漫风情。落日余晖梦幻般吸引我,深情地拽着我,离大海近点,再近点,我甚至不敢大声出气,唯恐惊扰了这寂静美妙的意境。海风阵阵,携来丝丝腥咸的海味。大海深沉,海浪连绵,浪花涌动,波澜壮阔。这唯美的景致,是大自然的造化之恩赐,也是难得寻觅的海韵佳境。我静心聆听,静思遐想,沉浸在美妙的世界里。最美不过夕阳红,金色的波浪,层层叠叠,伴随着“哗啦啦啦”的涛声,拍打海滩,涌来退去,节奏律动。光波起伏,若隐若现,摄人心魄。不知什么时候,一位年轻女子深入海滩,不知不觉走进画中,这天地之作,浑然天成,俨然穿越时空,美得令人惊叹和窒息。她对我说:人生的行走不是为了寻找美景,而是努力将自己活成美景。

深以为然。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奔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彩云深处的情诗,温柔了岁月,弹拨了思绪。隔屏问候,不语也暖。将自己活成一道风景,心开阔了,世界就大了。我们时常回望,伴有温度,给自己一个定位,便是这座城市的坐标!

一块雕纹板石的遐思

■ 袁东来

某日参加午宴,饭后微醺,见冬日暖阳正好,便信步步入甘棠公园,想穿园而过去往南门口。

久未踏足,园中景象竟已颠覆从前。沿湖的小路不再是旧时的水泥地,取而代之的是彩色沥青铺就的海绵路面,踩上去柔软而舒适。绿化也全然改造过,添了许多错落有致的造型树,景观变得层层叠叠。围墙尽数拆除,原本封闭的土坡被打开,由崭新石阶或颇具现代感的廊道串联起来,整个园子通透亮堂了许多。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动物园搬走了,摩天轮等游乐设施也消失了,孩子的身影与银铃般的笑声,就此稀落。

说实话,漫步其中,我并未感到十分欣喜。或许源于怀旧,内心对这番焕然一新,似有些许抗拒。自从女儿长大,我们又搬了家,生活圈远离这一带,甘棠公园便渐渐从我的日常里淡出。然而,这座始建于1951年的老园,承载着数代九江人的美好记忆。于我,在那些尚未改变的角落,恍惚间仍能瞥见当年与妻子漫步的身影,看见幼女张开双臂,雀跃着朝我奔来的模样……

我明白,所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终是私人的感怀。时代在前进,社会在更迭,城市由表及里都在蜕变。人无法永久停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去奢望或阻拦某种不变的留存。

正怅然想着,从忠烈亭拾阶而下,脚下忽有一块板石攫住了我的目光。我不由蹲身细看。那是一块残缺的大石板,淡青色的材质,两条完整的边棱恰好露出,权作台阶;破损的另一半,则与水泥石砂浇筑在一起。奇特的是,石板正面竟有一组硕大而精美的雕纹。纹样似是祥云,又似兰草,还有部分像是龙、麒麟等瑞兽抽象化的角与须。布局是古

式的,错落有致,细腻生动,极富层次。不知是被经年的步履打磨,还是岁月本身包了浆,雕花表面泛着温润的光泽。

我起身重新端详。显然,依其体量与雕工,这只是一件残件,绝非主体。我忽然好奇:它的前世究竟为何?是镌刻圣旨官诰的碑石?是纪念名人诗文的铭刻?是古代廊道浮雕的一角?抑或,是某位逝者墓碑的一部分?种种猜测闪过,似乎都可能,又似乎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我用手机查询,得知甘棠公园原址竟是“江西省洪都会馆”——昔日南昌府商贾同乡所建的联谊之所,属江右商帮的重要活动场地。这就难怪了,古时无论文人还是商贾,雅集之地怎能不讲究风致?雕梁画栋,石刻木琢,琴棋书画,盆景花卉,皆是必备的点缀。

如此看来,这块石板,或许曾是会馆的门匾石,或是某段精美石雕的局部……它曾经历过被雕琢的期许与痛苦,也曾承受过无数惊艳而炽热的目光,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然而时移世易,在岁月的长河中,它破损了,被遗弃了,直至“百无一用”,沦为铺路的垫脚石。想到这儿,我不禁莞尔,赶紧为自己这业余的考古推断画上句号。

但一念随之浮现,石板的命运,与我们多数人的生何其相似。无论曾经如何辉煌——位极人臣,富可敌国,名动一时,终有卸甲归田、隐入尘烟,或被争斗击碎,被时代淡忘的一天。人来人往,多少人从这块板石踏足而过,又有多少人留意它的雕纹,会去探寻它的来历,会赞许它或曾有过的辉煌与荣光呢?刹那间,我脑中浮现一位旧识,他曾身居高位,如今却默默为孙儿背着书包,走在放学的路上。

我似有所悟。世间许多事,或许唯有学会释怀,方能真正泰然处之。

年里年外

■ 杨松华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乡下的亲戚们又开始念叨起年里年外的事。

以前大家都在农村,热热闹闹的,人多事也多。过了腊八便是年,乡亲们便开始选豆淘米,做豆腐、做年粿。豆腐和年粿一做完,又架起锅熬年糕。说起来容易,落实到各环节的琐碎事可不少。婆婆媳妇们忙是忙,却个个欢天喜地的,为年而忙也不觉得累。当然男人也不闲着,挑谷轧米,把过年和正月里要吃的米都提前碾好。做豆腐、做年粿、熬糖都要用大量的水,得天天去村边井台挑上好几趟。

年货要去集市上采购,男男女女分几次跑,临到除夕那天,还得火急火燎地再补买些回来。年猪一宰,就到了过小年。小年一大早就要开始打扫屋里院外,除尘迎新年,然后准备祭灶神,忙小年饭。

许多村子从腊月二十七就开始过“正年”。过“正年”那天得贴对联、挂年画,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的,各家各户立刻红红火火一片,所有男丁都要去祖堂祭祖。为了祭祖和年饭,大家又得提前一两天开始准备。另一村的杨家是二十八中午过“正年”,隔壁高家是二十九早上过“正年”,徐家则是二十九晚上过“正年”。加上除夕,每个村要过两个“正年”,非常热闹。

年里也是昔日手艺人光明正大讨账的日子。平日里,只管埋头替人家做工,从不主动提结工钱,这是规矩。手艺人一做完活就要钱,等于断了自己的路。只有到了年底这几天,他们才可以挺直腰杆去雇主家结账。雇主更要主动,把欠下的工钱算好,交到他们手上。如果雇主实在困难,一时拿不出钱,也得把账算清楚。老家也曾有过雇主躲账的事,说起来确实丢人。也有因为雇主实在拿不出钱,而手艺人一家等着这笔钱过年,不得不一次次上门去要。雇主家的男人只好在年里躲到外面,直到除夕天黑了才敢回家。这时,手艺人也只能站在门外叫钱——乡俗规定,从这一刻到整个正月,都不能进别人家门讨账。

年里,有不少人家给老人做寿,或者给这年出生的孩子

做周岁。这些喜事放在年里办,一是因为过年时在外奔波的人都回家了,办事人多热闹;二是可以用自家宰的年猪办酒席,平时办酒可得花不少钱买肉。这倒不是说农家人会盘算,也算是乡村年里的一种风俗吧。

出嫁、结婚,一般在正月里办。赶上家里有女儿出嫁或儿子娶亲,年里就格外忙碌。女方家得准备嫁妆,还得请漆匠把箱、桶、盆、柜、梳妆台漆上新漆,描上双喜、鸳鸯这些吉祥图案。男方家的事更多,要请人布置新房,采买婚礼所需的一切,还得提前把女方办酒席的饭菜送过去。当年我结婚定在正月初五,年里二十九上午,我家又宰了一头猪办婚宴。一半猪肉留在自家用,另一半要送到岳母家去。送肉时得由媒人本家叔叔陪着去。一路上,我在前面扶着自行车,遇到沟坎或上坡,叔叔就在后面帮忙推。那半边猪肉架在自行车后座上,沉得很。两只猪蹄用红纸裹着,肉身上还系着红绸子。

年里还得准备除夕晚上要烧的硬柴火。“三十晚上的火,元宵晚上的灯”,是说除夕夜要烧得旺旺的,让屋里暖烘烘的,大人小孩都不睡觉,一起守岁。这也寓意着新年日子红红火火。元宵晚上则要把家里每间屋的灯都点亮,让满屋灯火通明。

年里,大人还要给自己和孩子准备走亲戚拜年穿的新衣裳。年里的事,真是多得很多。

除夕之前,叫“年里”;过了除夕,就是“年外”。正月来,拜新年。年里,家里大人就交代我们这些孩子:不管旧年和村里哪家闹过矛盾,吵过架,新年第一天都要上门去拜个年,说吉祥话,道一声平安。乡里乡亲的,旧年的疙瘩,盼着新年能解开。

正月里来,吃吃喝喝,你家串到我家,互相送上新年祝福,日子美满。见人只能说好话,就算见到旧年欠账不还的雇主,也要主动递支烟,祝他新年好,欠账的事提也不提。

过年,过的就是人间这些事儿。春到人间,只愿祥和如意,万事顺心!

— [W新诗眼] —

五年为期

■ 雁飞

人的一生,如果以百年为期,才20个五年。五年,显然不短。国家发展规划,之所以以五年为期,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孕育到萌芽,从试炼到成型,五年,刚好,演绎了过程,显现了利弊;经验,可以发扬光大,教训,能够及时汲取。

作为时间单元,五年为期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显然,早已不言而喻。无论,走过的脚印,是歪是斜,是深是浅,走过,就有价值,走过,就值得记忆与回味。走过是为了走好、走远,走过,才能走好、走远。

如果,五年这个节点,在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精神驿站,是的,精神驿站,那么,我深信: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组织,都将意味着,思想的迭代,行动的升级。前进吧,向着下一个五年,向着春花烂漫,向着一望无垠,策马扬鞭。

最好的颜色
留给江山(外二首)

■ 刘斐

杜鹃花

布谷鸟的啼叫
叫醒了沉睡的黎明
火红的身姿点燃颓废的石头
在匆匆行走的路程里
带着母亲操劳的身影
或许,那是大地上最唯美的雕刻

火红,火红地映在时光的碎片里
手触摸不到你柔弱的身体
却看到坚毅穿透心灵的歌词
一句信天游把山谷震得摇晃

夕阳醉了,不及你颜色的深度
晨曦醒了,不及你亮丽的身姿
四季走走停停
而你始终如一
如一曲红尘情歌悠扬
那远远近近的脚步为你而来
而你却把最好的颜色留给了江山

二月

萌动着花的思绪
寻找前世之旅
紫色花絮孕育春的羽翼
风情悄告诉你
季节就在这里
花儿还在沉睡时
鸟儿叫醒了泥土
孩子问“妈妈,花在哪里”
妈妈指向远方
在春天的腰肢

红叶恋

想必这个时候已是醉了
阳光时隐时现
而你如草木花卉三千佳丽中的宠妃
独揽江山,漫过喧嚣的砧砧
踱过匡庐的奇峰
诗雨在这里交织
或论诗,或嫣红

那鲜红欲滴的唇
勾起无数迷迭的幻想
当微风拂过,你便像悦耳的音符
飘飞于空中,洒落在草坪

不经意间,一幅火红的油画骤然出现
一片片绯红的速蒙
不辨东西,随足沉浮
透明的生命,沿叶脉潺潺流淌

曲径幽通处
我来了,你也来了
从哪里来?
从四面八方
只为遇见你

